

01 臺灣像海翁

王麗蜜

有人講臺灣是一粒番薯，因為勢(gâu)生淡，四界攏是番薯仔囡(kiánn)，嘛是代表這塊土地的性命力真強。毋過我感覺這種比喻無夠傳神，無法度共臺灣在地的性命力完全表達--出來。

代先，欲講--的就是臺灣親像一隻海翁。佇三百外冬前，咱的祖先就講臺江內海像一個海翁窟(khut)的地理，肚臍空佇鹿耳門(Lók-ní-mîng)的出海口，所以，這個所在文人薈集(huē-tsip)、人才輩出(puè-tshut)，尤其是鄭成功彼(hit)當時是按鹿耳門進入，經過臺南到安平--的，伊本身所傳--出來足濟的神話嘛是恰海翁有關。譬論講，有一個隱元禪師就講鄭成功是「東海長鯨(tîng-kiann)」來轉世--的，將來「歸東即逝(sè)」，後--來伊的部將有看著伊騎海翁向東昇(pîng)出海--去，無佻久鄭成功就佇安平過身--去。彼(he)是海翁的傳說附會佇一代英雄的身--上，並且佇臺灣加注一寡美麗的神話。毋過，佇這馬來看臺灣，你就會閣較肯(khíng)定臺灣親像一隻海翁。

淡水河親像海翁的喙空(tshuì-khang)，本來是一個美麗的喙空，煞因為汙染(u-jiám)害伊變成一隻有口臭的海翁，所以咱著毋通予伊破病--啊！一定愛好好整治淡水

河，恢復伊美麗的面貌。伊的頭殼佇臺北，所以，掌握整個臺灣的思考恰決策，非常重要，千萬愛保持腦筋清醒才袂走毋著(tiòh)所在。

宜蘭就像海翁頭殼頂的噴水口，所以當地有礁溪溫泉恰冬山河(Tang-suann-hô)的親水公園等等，並且宜蘭的文化有真濟特色，人才嘛是特別勢，應該是風水(suí)地理媿的關係！

嘉南平原若(ná)親像伊的腹肚，內容豐富，腹腸闊大，五穀、水果農產品生甲特別濟閣特別好，所以，這隻海翁自來毋捌柑(iau)--著。

臺南的地理上特殊，因為拄好佇伊的肚臍空，古早人講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，臺南府城就排第一，自古以來，人才輩出，按留--落來的古蹟恰作品就會當了解這個肚臍空孕育(in-iòk)佻濟優秀的人才，而且風颳掃袂著，大水淹袂著，地動上細力，廟宇神明上蓋濟，祖先閣攏有保庇，寒天北風閃有離，熱天南風承(sîn)會著，你講這個所在好抑是毋好--咧？

06 我的故鄉

陳清裕

若有人問起我的故鄉佇佗位？我攞會共伊講：「我有兩個故鄉。」咦？哪會按呢？認真講--起來這嘛無啥物奇怪，我是佇彰化埔鹽(Poo-iâm)的火燒庄出世--的，毋過猶未度睽(tōo-tsè)，就佢爸母兄姊規家伙仔，搬到臺北瑞芳的一坑仔(It-khenn-á)趁食，我嘛蹠佇遐(hia)大漢，就是按呢我毋才講：我有兩個故鄉。

頭一个故鄉：埔鹽的火燒庄。遐干焦是我佇咧紅嬰仔的時蹠較無一冬，實在無啥物印象，毋過，阮猶有一間佢親情(tsiânn)公家起的祖厝佇遐，三不五時仔嘛會轉去行行--咧，遐的厝邊隔壁攞佢阮爸母較熟似，到阮這代就較無相捌。遐算起來是傳統的農村，賭一寡仔年歲較大的，猶有咧種田，少年的攞出外拍拚較濟。遐的地勢較曠闊(khòng-khuah)，向東遠遠看，有看著八卦山脈，賭的三向攞是平地。講--起來嘛真歹勢(pháinn-sè)，我毋知影埔鹽的地名按怎號來的，抑若火燒庄的地名，照我所了解是彼个所在古早時代有咧燒瓦(hiā)，才叫做火燒庄，隔壁的庄頭是號做瓦窯。

第二个故鄉：瑞芳的一坑仔。我對度睽前就佇遐大漢，一直到娶某了後攞是蹠佇遐，所以對遐有較清楚。瑞芳的

景色真嬌，三升(pîng)有山，一升是海，閣有一條雞籠河流過鎮--裡，佢雞籠、貢仔寮、雙溪猶有平溪相隔壁，規年的雨水真濟。瑞芳的地名聽講是古早時代，第一間箬(kám)仔店的店名，演變做地名的，一坑仔的地名是因為遐有一个炭空號做一坑，這馬，這個箬仔店佢一坑炭空口攞總揣無--囉。從(tsîng)日本時代到一、二十年前，瑞芳是咱臺灣上有名的礦鎮，有金礦、銅礦佢炭礦，金礦佇九份仔上濟，銅礦是佇金瓜石仔出產，若是炭礦佇瑞芳鎮--裡就一四界攞有。毋過，金、銅愈掘愈少，炭空嘛愈掘愈深，生產成本就愈來愈懸，按呢就無法度佢進口塗炭相比並(pí-phîng)，礦產公司差不多攞收了了--囉。

「雞籠河」的景色嘛真嬌，伊的溪底是上早有人發現沙金，才開始對伊的源頭去揣著九份仔的金礦區。以早規條溪咧洗塗炭，攞烏趁趁(oo-sô-sô)，這馬炭礦較少，溪水一日比一日較清，這種情形佇咧臺灣嘛真稀罕。

環境嘛綴(tuè)時代一直咧變化，阮細漢的時猶有「瑞濱海水浴場」會當泗水佢耍(sîng)海沙，青色的海水佢金色的海沙埔實在真嬌。毋過從濱海公路開了後，海邊擲(tàn)足濟紅毛塗的肉粽，原來的沙埔煞無--去囉。細漢的囡仔伴，嘛是規臺灣溜溜去，猶留佇瑞芳嘛賭無佢濟--矣。

03.油桐花，開矣未

陳文和

一蕊油桐花親像咧創治全款飄落來，先是摸著伊的肩胛頭，閣來作孽落落來，拄拄好落佇伊對褲袋仔擲出來準備欲聽的手機仔頂面。嘛毋知是因為手機的震動，抑是民興仔掀蓋的動作，白鑠鑠的、當豔的油桐花，就按呢落落來，好親像咧和微微仔風跳完最後一條哀歌全款，倒轉去伊原本的眠床-大地。

看來，油桐嘛知，這毋是五月山林的婚禮，煞是個最後的嘛是上婿的告別式，親像無佬久進前才落塗的阿爸，親像咧哀悼阿爸佻伊較早的年代.....

阿母一直佇伊的身軀邊，無聲無說，懨神懨神，恬恬仔綴民興仔行。

手機仔接起來，民興親像行轉去『時光隧道』，伊仙想都想袂到敲來的人竟然是二十幾年無聯絡的尤老師，伊又閣驚惶又閣歡喜.....

「油桐花，開矣未？」

阿爸的後事無閒煞了後，民興定定一个人坐佇山坡頂，一坐就是規下晷；目睷內干焦有滿山的油桐，頭殼內是一片空白，心肝頭就算講有挈斃斃的煩惱，總是按怎都

捎無總。

阿母知影伊心煩，就無去攪吵伊，嘛一个人坐佇伊尻川後的大埕邊，一樁大樁樟仔樹跔，遠遠共伊看。

一對母仔困就按呢犀牛照角，相對相，恬恬無講話。

有時陣，民興的牽手昭枝仔會出來招呼一下，捧一杯茶予個欸，個兩個才跔起來行行咧，看一下，互相笑一下，問幾句仔閒仔話，閣再坐倒轉去。

毋過，嘛是著面對現實，該來的總是閃袂開，問題毋是放咧就會自動消失。就佇民興準備欲轉去臺北上班的下晷，阿母煞尾猶是先開喙矣。

「阿興，你放心轉去上班，厝裡的代誌你免操煩。」

阿母雖然共話講甲足輕鬆，毋過民興按怎會當無管，按怎會當放心，總是伊喙內的「厝」，對阿爸走了後，就賭伊孤孤單單一个人爾爾。

民興越頭走揣阿母的聲，干焦看著伊的頭毛攏白蔥蔥矣，親像油桐花，又閣全無彼款青春的模樣。手底咧弄一粒油桐果，焦焦扁扁，親像阿母的面，規个勾做一丸，直的、橫的皺痕，是歲月雕刻出來的。皺痕愈深，風霜愈厚；皺痕愈濟，滄桑愈濟。